五六

後漢

樊宏子鯈　族曾孫準　陰識弟興

朱浮　馮魴　賈延

鄭弘　周章　張純子奮

梁統子竦　曾孫商　玄孫冀

曹褒　鄭玄　鄭興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陵弟玄　楷子陵

桓榮子郁　孫焉　曾孫鸞　鸞子曄
玄孫典
玄孫彬

丁鴻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貴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

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勑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宏妻湖陽聞是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亦因留不返湖陽軍師欲殺其妻子長妻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戚屬作營壁自守老弱歸之者

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來穀勞遺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賜謚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誡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埶也

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勑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勑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賻錢千萬布萬疋謚爲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儉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儉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儉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儉外戚爭遣致之而儉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

戚子弟多見收捕儻以不豫得免帝崩儻為復土校尉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以識記正五經異說壯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儻皆以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著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勑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儻燕侯其後廣陵王荊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儻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荊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儻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荊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儻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儻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儻卒贈賵甚厚諡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惛問

儻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儻常寃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儻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嘆勑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彬梵爲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儻謹恪又聞其止鮪姻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爲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二年鄧太后復封建弟

盼盼卒子尚嗣初儻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嚴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十餘人弟子頼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徙車駕至司徒宏族曾孫準字幼陵父瑞好黄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平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請博采幽隱發揚巖穴使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以推述

先帝崇尚儒雅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祠猶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節儉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充困乏者徙置荊揚歎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北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充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言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石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魯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魯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賑安生業流人咸得歸鄉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

流進家户目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甚年間穀業豐
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荒所鈔暴準外鄙寇虜
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内太守時羌復寇入郡界
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
三轉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初元二年代周紆
爲光禄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
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
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
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
伯升乃以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
新野消陽杜衍冠軍胡陽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
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
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
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
椒庭内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
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顯
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宫帝每巡郡國

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勑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吏皆簡賢者如虞延傳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為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毅嗣毅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鮪卒子綱女為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石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從母南識常與學君陵光烈皇后同母弟

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泥塗率先前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交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筆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奇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

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
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與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與
曰貴人不讀書邪亢龍有悔夫外戚之家不知謙退嫁
女欲配侯王取婦則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
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
夏帝風眩疾甚復以與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
疾瘳召見與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與叩頭流涕固讓曰
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

右帝遂聽之二十二年卒時年三十九與素與從兄嵩
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
能不與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譎
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與殁後帝思其言遂擢
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勑見幸
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帝思舅氏
之恩詔以汝南之鯛陽封與子慶爲鯛陽侯慶弟博爲
潕彊侯博弟負冊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負冊帝
以慶義讓擢爲黃門侍郎慶辛子琴嗣建初五年與夫

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冀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薨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新陽侯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激不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爲少府特進就子豐尚顯邑公主公主嬌妬豐以猶急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已後暴富至巨萬田七百餘頃興爲侯隸比於邦君子方常一見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少有才能頗欲勵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廩給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

禎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忌自多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誅之寵亦佷彊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收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貿責之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違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宰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視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擅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枉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君實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

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遠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群后惡法求之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壯州憂恐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爲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爲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彊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爲爭彊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畔張豐逆節以爲陛下必棄捐他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

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
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
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二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
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曰增連年
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上下燋心相
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
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埶無久全
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矣浮城中
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
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欲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
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
搆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
代賈復爲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二
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
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
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尤若官治民據郡典縣皆
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
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洪範別災異之文皆宣

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憫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聞者守牧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劾私怨苟求長短姻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効懼於刺譏故多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潛自是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用三府而權歸尚書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求之於事宜以

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豈徒然哉竊見陛下疾徃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剌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吏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音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帝善其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萬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厲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眞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外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二年坐事免二十五年徙

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無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
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
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
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浮事雖昭
昭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因以氏焉秦滅魏遷于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
叛鮪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塹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
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
謀滅季族季亡歸鮪鮪并季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
卿來欲執季鮪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
要當以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
無以爲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鮪作色曰吾老親
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慚
不敢復言鮪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
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鮪自守兼有
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
拜虞令爲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

頴川盜賊群起郡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
勷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勷乃遁去
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勷詣行在所帝按行闕處知
勷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
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鑽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勷
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褒等還勷誅之勷責讓
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勷曰汝知悔過
伏罪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今作耳自是稱萬歲是時
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十三年遷

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
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內
侯二年帝崩使勷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
五十户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
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爲執
金吾勷性公嚴方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
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勷宿衛南宮建初三年以
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勷朝賀就列侯位
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

主少爲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蔑
嘉侯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
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駿犀具劒佩刀紫艾綬玉玦
各一拜子世爲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
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他縣租稅足石令如
舊限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爲大
尉及北鄉侯立遷太常與太尉東萊劉熹參錄尚書事
順帝既立石與熹皆以阿黨闕顯江京等策免復爲衛
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爲步兵校尉石弟珙和帝時
詔封穰邑侯亦以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蘭嗣爲黃
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丸
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身長八尺六寸腰帶十
圍力能扛鼎少爲户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
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
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
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在

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
養至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
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澤應期而還有囚
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
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高宗聞延名召署功曹
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
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
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誅音陟）當伏刑擊滹
沱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
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部督
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
樹株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勑延從
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
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罪在瞽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
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賁延故賁御史罪延從送車駕西
盡郡界賜錢及劒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
年司徒玉況（玉姓也音宿）辟焉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
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台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

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
書輒加箠（音彭）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替延多所寬
任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録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
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民之
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
呼稱任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
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何使遠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
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
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帝容姿趨步有政
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
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
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
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召責曰知人則哲惟帝
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爲明三年徵代趙
憙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
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
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
弘以弘交通楚王亦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詔書切

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冤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官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護弘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泊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被收補疾病於道忘殺妻子閉繫詔獄考掠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鑽詣闕上章為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騶令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四遷建初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until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闕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為大司農在官一歲貢獻轉運皆從東治汎海而至風

波艱阻沉溺相係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
今遂爲常路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下遭
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郡藏穀積弘又奏宜省貢獻
減徭役以利飢民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
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
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
爲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
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
位言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
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勑出之因
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憲之短帝省章遣
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勑妻子褐巾布衣
素棺殯斂以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
憲兗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
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撤房
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
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共車章

前授佩刀絶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
交關得罪太守章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爲五官中
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禄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爲太常其
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衆蔡倫等皆秉埶豫
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不
可奉承宗廟貪殤帝核抱養爲已子故立之以勝爲平
原王及殤帝崩群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
既不立恐後爲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爲安
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宫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
弟及鄭衆蔡倫超尚書陳忠太后於南宫封帝爲邊國
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勞
衣而出并曰而食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統
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
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起兵保境謀共
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仕州
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以貲十萬徙
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

有老母也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
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爲武威太守爲政嚴
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
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
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爲
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爲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
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潮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
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爲郎統在朝
廷數陳便宜以爲法令無輕下數不勝宜重刑罰以遵

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
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
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
人義者政理愛人以訓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
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宥之仁三王有大
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
民爲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
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
他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

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致重盲匿之科著
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徼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
內臣下奉憲無所共鑒罔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
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忽爲寄鑿鼿除先
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
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奏於左惟陛下宣詔有司
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
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行日久豈
一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

奏所言不可施行專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
後至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
古幸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
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
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
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
人無所措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
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
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

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閒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刼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中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議上遂寢不報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

必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松字伯孫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大僕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漾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子宣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爲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漚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爲長樂少府松弟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

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
石而沉之顯宗後詔聽還本郡時
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之
而亂巨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宗
不事產業長姊舞陰公主贍給竦
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亦刀親族自無所服竦生
長京師不樂本上自負其材欝欝不得志嘗登高遠望
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當封侯宛當廟食如其不
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身乃作悼騷賦繫玄
閉門自養以經籍爲
搏之曰孔子作春秋
位素飡著慙性好施
梁親疏有序特重敬
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二女皆爲
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並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
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己害建初八年遂譖殺
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
洛陽太守鄭據傳考竦
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
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
城使者護守宮省事密莫有知
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
年竇太后崩松子宮遣從兄禮奏記二府以爲漢家舊
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亦
不蒙尊號求得申議
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
宮見因白禮奏記之狀

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
貴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
竊為宜上尊號追尉
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吾意就為朕思之
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嫗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
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受命誕生聖
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
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腓逸伏草野常恐沒
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總萬機群物得
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慶悅客薄其宜妾得蘇
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陳訴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
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漢淳史之親獨無外戚
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
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柘骨使母弟得
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沒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
侍掖庭令驗問之嫗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
留嫗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帝第宅奴婢旬月
之間累貲千萬嫗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
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先祿大夫宏兄魯孫也於是追

尊恭懷皇后其冬詔三公大鴻臚曰天喪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我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侯魂而有靈加茲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璽及皇備禮西迎竦喪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陵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弟崔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過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疏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安國嗣延光中為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皆免官雍子商字伯夏少以外戚拜為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為襲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大常桓焉奉策就

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辛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
賜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薦漢
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
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每有饑饉轉載穀於城
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
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達蠆政內首令石光尚方令傳
先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盖貴云
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
子我所親騰貴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等
勑宦者李歙急呼騰貴釋之收達等悉伏誅辭所連染
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
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
致康乂也竊聞考中常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
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
平致化成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止

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勑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具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殮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二千疋皇后錢五百萬布萬疋及葬贈輕車介士賜謚忠侯中官親送帝幸宣陽亭臨望車騎子冀嗣冀字伯卓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眄視也矘瞋目直視也）口吟舌言（謂語吃不了明也）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鷄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使捕之盡

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營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以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倨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常朝郡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又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嘖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埋幘績狹冠折上巾擁鼻蔕足履不著絇繶身翑狐裘單衣薄妝淡眉口脂但令薄飾以白爲貴京師貴戚皆競仿效制駭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交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肯出嫁之冀即遣客盜

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
從奢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剖面答掠之欲上書言其事
冀大恐頻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
通生子伯玉琚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詐滅友氏冀
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宮二至大倉令
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
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剌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
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務從宗親冒名
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猾各

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
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
乃告郡縣認舊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
斤以叛遂收考舊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
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輸上第於冀冀輒減乃其次
也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冬月遣客出塞交
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效女御者而使人襆
桑執撗暴妻略婦女歐擊吏人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

舍而壽亦對街爲宅壅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
陽奧室連房洞户社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疎
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
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
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絶澗
繼日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
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鴻

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連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
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脩樓觀
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
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
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
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別起第於城西以
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
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
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

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田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蓋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賓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荆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而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

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
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
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
公戒成王無如殷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
得奏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僞死
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廉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隱蔽
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
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與著友善先是
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内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
又疑爲著黨勑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詐
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襯奏書
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
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嫉之
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徽爲
河南尹徽一名胡狗時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
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掌與弟
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
記往來者南郡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

疑冀諷州郡以他事隔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剌不殊
明遂死於路永興三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嗣子桃
為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
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
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寵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
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
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
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
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
紀梁紀者冀妻壽時之舅也壽弓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
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以為固乃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婿
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泄數宣意乃遣刺客於偃城刺殺
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
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
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衢左悺
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忘疑超等乃使中
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勑東收惲以輒從外
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高

書令尹勳持節勒兵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尋陽
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劇
戰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等使光祿勳
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
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竜騎校尉讓及
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戴等諸梁及孫氏
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不疑蒙先巫真能所
連及公卿列校剌史二千石賓客門生故吏二百餘人朝廷為空虛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是

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
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斤賣合三十
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
窮民録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以下數十人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
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
哀平中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僞多亡爵土純
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詣闕故得復國五年
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荊徐揚部督委輸監

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嫁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祀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章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農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

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爲太傅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選辟掾吏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宜據經典定爲禘祫之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也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

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大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也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

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按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以明中興之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幷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三月甲辰詔曰節侯子奮嗣奮字稚通父純臨終勑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

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勑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勑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而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詹耳降附奮來朝上書言事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爲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爲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校尉明年代桓郁爲太常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

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時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他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請定禮樂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由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又執謙讓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建城門候甫卒子言嗣永初三年言卒無子國除肖昭帝封安世至言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民禮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

養老禮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興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天地象曰有漢輔禮樂文雅出尚書旋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曰章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辭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踈通尤好禮士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漢禮儀書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皆當其

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圍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圍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教吏曰夫絶人命者天亦絶之皐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殺之是逆天心而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褒奧弱免官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敎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璇璣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昌

以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者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勳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悉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作帝知群僚拘攣難與圖治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

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鑾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制禮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

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袁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袁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袁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袁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擢袁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袁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袁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袁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袁乃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袁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爲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袁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

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爲侍中衰博物識古爲
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
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
於世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爲尚書
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
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
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
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

者乃入西關因遂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
人共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貢玄在門下三年不得
見乃使高業第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
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樓上玄因從質
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
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
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
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
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

實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
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
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
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
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逍
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
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
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
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
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
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
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
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
僮有一節猶戒鄉人脩其閭
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
安公鄉舉玄爲趙相道斷不
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
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
玄曰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

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曰吾家舊貧為父母群
弟所容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
域獲覩乎在位通人厠逸大儒得意咸從捧手有所受
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
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
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
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
雅克堪王臣故宣式序吾自忖無
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
幾以竭吾才故闇

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悉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兼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距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病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

尚書毛詩儀禮禮記周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
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
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
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
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
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
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
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
身有遺腹子玄以其子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
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言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
人從劉歆講正六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
校三統歷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
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
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一朝建
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郤迎者何也此天下同
苦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又不撫之誠恐百姓離
心盜賊復起公羊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

迄今議者欲先定亦留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
末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暫洛陽庸得安梲乎更始曰
豎兩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
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
時亦留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而興
誑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已自飾常以為西伯復作乃
異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之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
道忠信之言為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閒者諸將集
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
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
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
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
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
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
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宣告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
制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
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

顗病而止之及顗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顗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顗曰前遭亦君曰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奉以周旋庶幾失墜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尊命之使入必為貴臣足之宜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異處

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何猜焉顗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切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

則妖災生徃年以來譴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服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譴見日月變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幸知緐不可用而用之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鄧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多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遠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逼促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臣下逼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與郊祀事曰吾欲以讖

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遠音輦勻音酌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遠勻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音聞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廢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彊也及梁氏事敗賓客

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之衆拔刀自誓單于恐乃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壯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既到更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

謂得謀其群臣駁義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慶遼之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爲害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意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

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廐令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歙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王莽大司空而邑辟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後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

監生黎芳斜

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採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蔡霍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

升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

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垂戹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

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録三十一事詔俱下博士後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歆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正本文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

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其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

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譁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高才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卞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於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

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李通罷後元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疾去年老卒于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一十餘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

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弟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牡慴惰多智思似儻有大節不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寇翎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林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晉應對左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
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傳大
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
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
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黨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
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寬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
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
其傳詔藏祕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

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誠拙諸儒諸儒內懷不
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述聚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
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
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
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
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
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
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
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

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今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格動遠精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欲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矣奏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袁一襲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紹經傳各一通達專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頒賜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
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
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後就長水校尉樊儵等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
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
孝廉光禄主事永元中稍遷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
士顧奉公孫松等奉為頼川太守松司隸校尉並有名
稱其餘有行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志節習經者以
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刑嚴氏春秋猶多繁

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
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
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
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
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
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隲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
為交霸逡巡不荅衆人咲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
疾卒年七十遺敕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
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
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
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
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門人追録本行謚曰憲文
中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
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楷造門焉車馬闐街徒從無所
止黄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来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
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
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

有公起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順帝
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
齊輕貴樂賤寓迹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此徵命
盤桓未至將主者亂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
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
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
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拷引楷言從學術楷
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常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
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疾篤不行

年七十終於家子陵守處沖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
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
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
歲俸贖而百寮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
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
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
疑有愧色陵弟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
空張温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車騎將軍出
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披褐帶索要說温曰天

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摠天下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中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嘆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令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及王莽篡位乃歸會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飢困而講論不輟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為皇

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善之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帝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縕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

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宿止太子宮積五年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

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乃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遣掾丞氾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三十年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尼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爲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

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已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親自爲下說乃封榮爲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流涕賜以牀茵帳帷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家塋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子郁嗣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寵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勑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録

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卒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馴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

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由是有恒君大小大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延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録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

中因讖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辭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爲郎若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

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選政無所顧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懼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梧宮宮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後出爲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宦官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官焉弟子纘字始春少立操行縕袍糲食不求盈餘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纘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纘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爲已吾汲二縣令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牾內豎故不省遂以病免中平元年辛亥七十七子曄字文林一名嚴尤修志介始爲司空楊賜夫人初纘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來當舍宿楊氏

其貞忼若此賓客從者皆祗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爲訟後爲人所誣遂死於合浦獄焉兄孫彬字彦林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慧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牾左右出爲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

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

好交善未嘗與方同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胡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二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貪以彬爲有過人者四風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絶高也辭隆從容潔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徵拜諫議大夫遷將作大匠

政復徵用之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綝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磽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徵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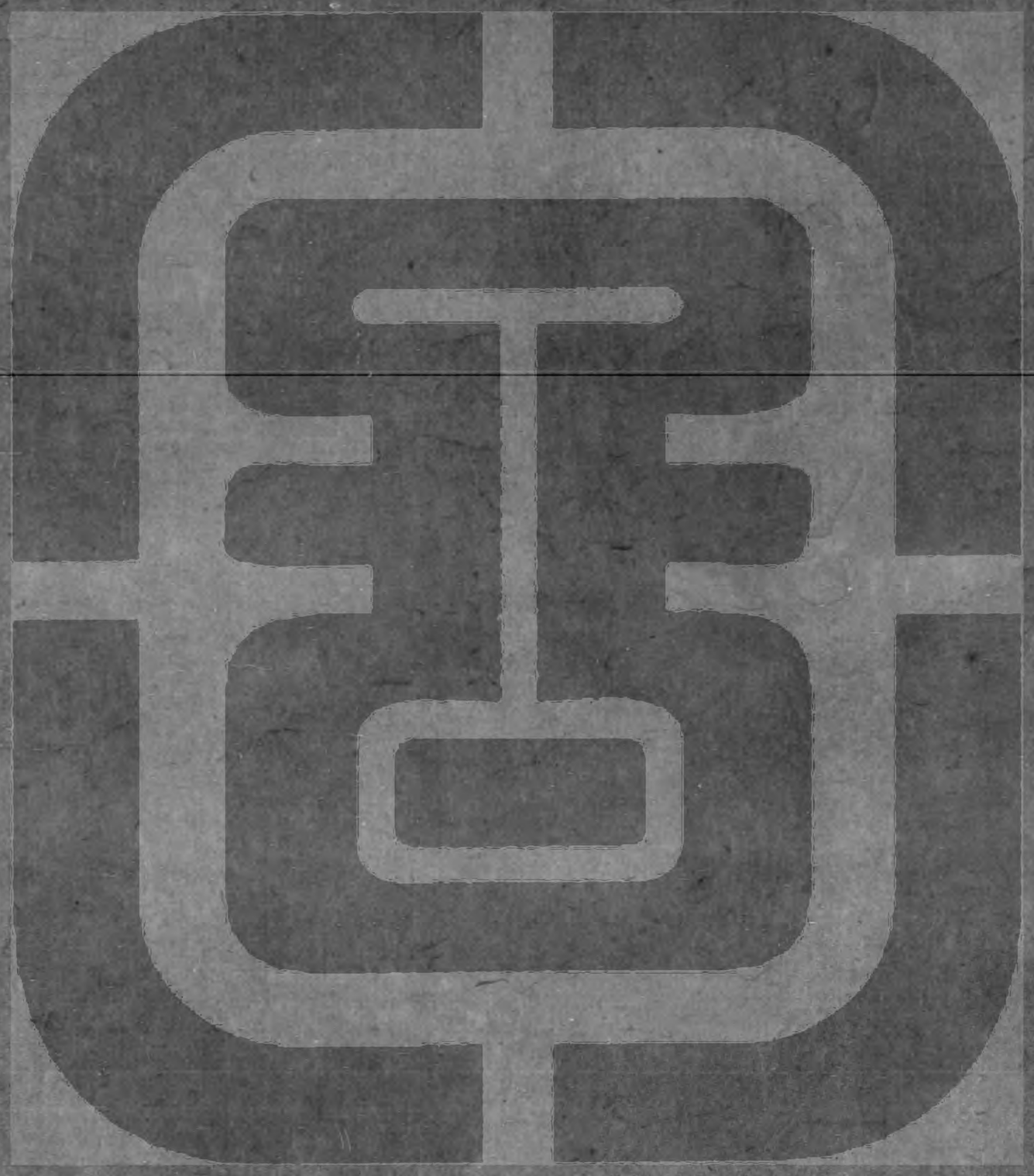
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檐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柱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久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

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此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壯海巴茂九江朱倀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朝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

之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彌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緻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歷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父者

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下損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祆消滅宮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消消干雲敝日之木起於葱菁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

佞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閒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送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苛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十六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

其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臚奏聽諸王國相得舉孝廉各滿三歲一人帝從子憙嗣

[redacted]